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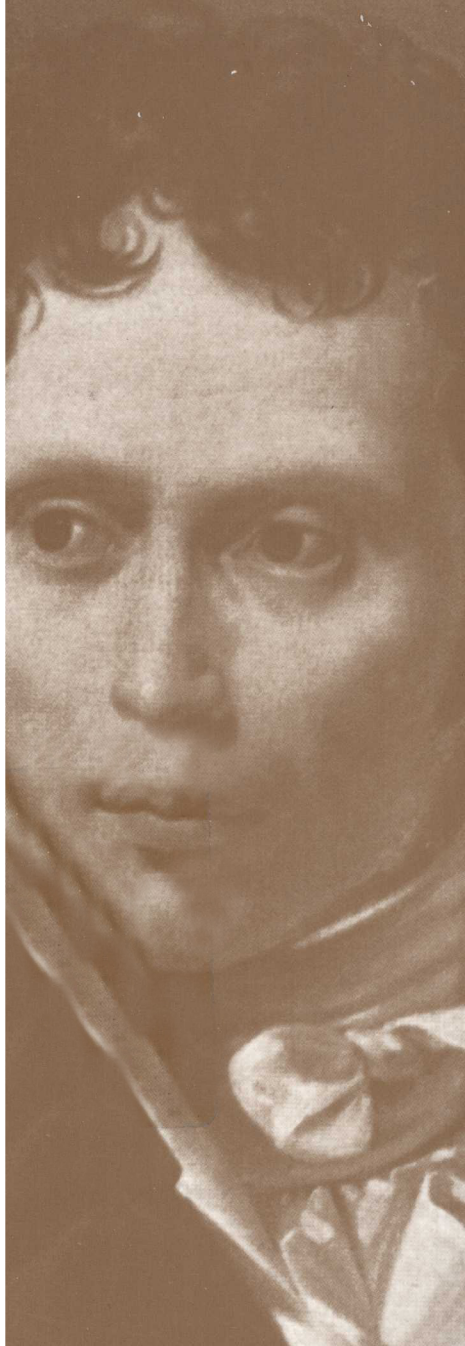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主编 卫茂平

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 人生的智慧箴言

Arthur Schopenhauer

叔本华·著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主编 卫茂平



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
人生的智慧箴言

Arthur Schopenhauer

叔本华·著

Einführung, Anmerkung & Übersetzung: Ma Jiaxin

马佳欣 注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的智慧箴言/(德)叔本华(Schopenhauer, A.)著:马佳欣注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

ISBN 978-7-5446-2203-5

I. ①人… II. ①叔… ②马… III. ①德语—语言读物 ②叔本华, A.
(1788~1860)—人生哲学—哲学思想 IV. ①H339.4: B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9714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a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ap.com.cn> <http://www.sflap.com>

责任编辑: 陈 懋

印 刷: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71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2203-5 / B · 0016

定 价: 23.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

出版一套“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出自外教社策划编辑的总体设想。既是“导读注译”本，也就是说丛书体例已定，无须编者费神。但“导读”什么，却颇费踌躇。篇幅所限，不能过长；要单独成册，也不能太短。所以最后选出的，大体为中等篇幅的作品，也有由短篇组成的“文集”。

作者的确定，是选篇的另一问题。德语文学的不少经典之作，尤其是像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其德语原文，近年来在国内屡被选家看中。研究或写作要求“出新”，选编外语读物也该不拘一隅。经过斟酌，我们圈定（以下按作者出生年份排列）**叔本华**（1788-1860）、**默里克**（1804-1875）、**俾斯麦**（1815-1898）、**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冯塔纳**（1819-1898）、**拉伯**（1831-1910）、**里尔克**（1875-1926）以及**爱因斯坦**（1879-1955）的八册德语作品。作者大多出生于19世纪，其活动时间，除了最后三位，也集中在19世纪。这个选择的结果，首先与“经典”的要求和“出新”的愿望相干，因为所选作品不仅可算“经典”，更主要是它们（尤指德语原文）在国内不容易读到，有的甚至阙如。其次同德语语言的发展关联，因为恰恰在19世纪，现代德语正式形成，并在成熟和规范、丰富及典雅上，达到一个后世很难企及的高峰。而且，鉴于我们目前的德语学习，世风所趋，更多地依靠时文，追求实效，阅读来自这个时期的文本，对我们研习经典德语，认识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愈显重要。

以上作者中的半数，即默里克、冯塔纳、拉伯和里尔克，属纯文学作家。默里克创作颇具浪漫主义色彩，语言朴素，情感真挚，尤其对音乐情有独钟。

《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即是一篇充满音乐要素的艺术家小说。其中译本在国内不难找到，但其原文之精妙，恐怕只能在阅读德语原作中，才能真正体味。

冯塔纳则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运笔不事声张，生动又不失含蓄。特别是女性那纯真的情感和凄惨的命运，往往在他笔下跃然纸上。其小说故事发生地，常常在德国的大都市柏林。两德统一后，柏林文学界要恢复自己的创作传统，力图推出所谓的“柏林经典作家”，以对应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魏玛经典作家”，其领衔人物就是冯塔纳。他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1895）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等，已有中译单行本。但偏偏我们这里选中的、在情节内容及艺术风格上已为上述作品奠基的名著《迷惘与混乱》（1888），似乎至今知者不多。谨借这套系列丛书，补缺拾遗。

拉伯也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熟悉社会下层，人物刻画细腻，语言机敏幽默。这里推出的《雀巷纪事》，突出地表现其创作特征。本书已有中译本。有心的读者，不妨现在读一下它的德语原作，看看在约一个半世纪前，德国作家是用何样语言，展现那条又短又窄的“雀巷”的。

里尔克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与手法，被视为象征主义文学大师，尤其以诗鸣于世。本系列则选中他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用中国诗人和日耳曼学者冯至的话说，这些信“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位”，“里面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艰难”。而他那诗人婉丽多姿的笔法和真诚感人的情谊，让这些信笺的动人魅力，经久不衰。坊间也有此书中译本，德语原文尚未见有国内出版社印行。

本系列另四册导读注译读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叔本华是哲学家，俾斯麦是政治家或国务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哲学家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创立人，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但他们有一共同点，即都是德语语言

大师，其著述极富文学性。而这点并非为人熟知。

长期以来，叔本华在中国以其所谓的悲观主义哲学闻名，其中有误解的成分。本系列所收叔本华晚年力作《人生的智慧箴言》（摘编），讨论了比如健康、财富、荣誉和养生等日常问题，直面人生，充满睿智，可以部分地纠正这一评判。他不仅思想缜密周到，而且文字也洗练雅致。据载，卡夫卡曾经有言：“叔本华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仅仅因为他的语言，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读他的著作了。”这实为我们在此推荐他的一个理由。

俾斯麦作为 1871 年德国统一的头号功臣，一直以其所谓的“铁血政策”闻名天下，但其精湛的文风却鲜为人知。这里选出他的若干书信、包括他给妻子约翰娜的情书，虽然时常与他执政时期的政治事务牵扯不开，颇具历史价值，但他那以严谨而不失灵动、热情而不乏矜持的语言道出的风雅柔情，确实能让世人对这位孤傲狷介的“铁血宰相”刮目相看。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座丰碑。不过，就文学性而言，这篇纲领也堪称佳作。仅看“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样的开头，我们可能很难想像，它引出的是一篇战斗檄文。其实，非灵气在腕，曷能臻此。马克思还是语言艺术家。在 1865 年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就自己的作品这样说：“不管它们会有怎样的不足，我文章的优点都是艺术性的整体。”长期以来，《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因素往往遮盖了它的艺术色彩。而其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及晓畅的文字，不读原文，是很难真正领略的。我们的选篇，希望能给中国的德语学习者，提供欣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笔墨之美的契机。

爱因斯坦是本系列所收作家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但他除了为世界科学史做出伟大贡献外，还就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题目写过大量文章。此处选编的文字，出自他的《爱因斯坦晚年集》，不仅体现了他对于社会、文化、科学

和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负责任的成熟思考，也展示出伟人坦荡真挚、深入浅出的文风。

按该系列导读注译读物的统一体例，各位编者在每册书中，除有一篇导读外，另有若干段落译文。如上所说，本系列所收篇目，其中部分已有汉译，部分尚未介绍到中国。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所给出的汉译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典译文”，只是翻译尝试。译者基本上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青年教师，奉行的大多是译文能够经受同原文对照的直译原则，其译文很可能有别于其他翻译。倘若读者能以此给出更恰当的译文，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更喜爱德语文学与文化，本丛书的目的，就能更好地达到。

优美谨严的德语，不仅仅出自一些文学大家的手笔，更有像叔本华和尼采，俾斯麦和马克思等哲学家或政治家，同样创造了杰出的语言艺术作品。笔者一直有向我们德语学习者及同行也介绍这些“圈外”语言大师的想法，苦于没有适当机会。随着我们的外语教学越来越朝着实用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机会似乎变得更加渺茫。适逢外教社有出版这么一套丛书的设想，就有了却夙愿的机会，甚感欣慰。谨对我们的出版人表示感谢，也欢迎读者对我们工作提出批评和指正。

卫茂平

2007年春节于上海

导 读

《人生的智慧箴言》

——叔本华导读

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唯意志论、现代悲观主义哲学开先河者。“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的本质即盲目冲动的意志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叔本华博览群书，才华横溢，而立之年便发表了奠定其哲学体系且对现代西方哲学影响深远的著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1818）。他在书中以哲人特有的敏锐和无畏，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把研究的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从非理性的视角阐发其唯意志论的观点，道出了人生特有的悲剧性、荒诞、虚伪和不幸，对诸如世界、人与人格、生命、地位、荣誉、财富以及审美、伦理、政治、智慧等一系列困扰人心的问题，提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天才洞见。然而造化弄人，尽管他思想深刻，逻辑缜密，笔耕不辍，且文笔流畅，文风绝美，可声名鹊起之时却已是他生命的迟暮之年。直到1851年，叔本华才以《附录和补遗》一书一夜成名，终于为自己迎来了迟到的光荣。他的名言也终于得到印证：“真理可以耐心等待，因为它长久存在。”

1788年2月22日，叔本华出生在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一个世代经商的显赫市民贵族家庭。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是一位极善经营的富有商人和银行家，但性格孤僻、暴躁、严厉且忧郁。他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

尔泰的精神追随者，笃信“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向往英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长期订阅《泰晤士报》。叔本华的母亲约翰娜·特罗西纳·叔本华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畅销书作家，比他父亲年轻20岁。她漂亮、聪明、性格开朗、善于交际，且极富才情。父母性格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对叔本华以后的生活有着极深的影响。叔本华自称，他的性格遗传自父亲，而智慧遗传自母亲。

叔本华出生后便与母亲约翰娜迁居到小城奥利瓦的庄园里，父亲则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生意场上奔忙。天性喜爱交际却远离了社交界的约翰娜觉得自己备受束缚，以致她从未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对小阿图尔的爱中，因而叔本华年幼之时便缺少家庭的温暖。但泽原是属于汉萨同盟的自由城，14至18世纪极其繁荣。但18世纪后，由于波兰王国的衰落，但泽开始凋零，并由此面临许多国家的威胁。1793年，当但泽并入普鲁士时，和但泽大部分名流市民一样，叔本华的父亲为普鲁士侵犯这座自由城市的独立而气恼。他愤慨之余，不惜损失重金而将全家迁到了汉堡。从1793年到1797年，少年叔本华是与父母在汉堡度过的。在那里，父亲海因里希很快便立稳了脚跟，结识了许多当地名流，而母亲约翰娜则更是如鱼得水。他们经常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举办规模盛大的舞会。或许是他们忙于应酬而忽视了小阿图尔的成长，汉堡的岁月留给叔本华的仅仅是孤独和恐惧。成年后，叔本华曾不止一次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在与父母散步时，父母远远地走在前面，可他却后面步履蹒跚，“当时我的心中充满着绝望”。他在《手写遗稿》中这样写道：“那时我才六岁，晚上散步归来的父母，忽然发现我完全处在一种绝望的状态，因为那时我突发奇想，以为他们永远抛弃了我。”

1797年，叔本华的妹妹路易丝·阿德莱特·拉维尼亚（阿德勒）诞生。这时，叔本华年近十岁，父亲终于开始关注他的成长了。他一心希望叔本华将来成为一个能干的商人和具备远见卓识又风度高雅的名流绅士。为此，他带

儿子到巴黎和勒阿弗尔学习法语和社交技能。为了让叔本华彻底学会法语，父亲把他安排在友人格雷戈勒·德布雷西曼家住了两年。据叔本华自己称，那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欢乐时光。后来为了逃避战乱，叔本华12岁时回到了汉堡父母身边，并在父亲的刻意安排下，被送进汉堡有名的、培养未来商人的私立龙格学校，以便将来他能子承父业。由于叔本华的父亲是商界名流，母亲又与文艺界人士素有往来，所以他家中常有名人雅士来往。也许正是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得少年叔本华开始嫌恶商业生活的庸俗和市侩气，幼小的心灵就这样埋下了做学问的种子。就连学校里的老师，也从这位孤僻、忧郁，但喜爱沉思的小小少年身上看出了他的哲学天才。然而，叔本华的父亲始终坚信文人多穷，尽管叔本华一再向父亲陈述转学文科的愿望，但父亲坚持不许他弃商从文。1803年，为了让叔本华彻底放弃做学者的念头，父亲向他提出了一个两难选择：要么在汉堡学习拉丁文，走学者之路，要么陪父母周游欧洲，回来后学习生意作商人。年幼的叔本华经不起周游列国的诱惑，为了发现世界而暂时背叛了自己的理想。由此，叔本华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游学生涯，游历了荷兰、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萨克森、西里西亚和普鲁士。其间，他曾在英国温布尔登的寄宿学校学习英语，但他厌恶那里的装腔作势和伪君子作风。两年的旅行，在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化氛围中接受熏陶，尤其是对事物感性直观的认识，对叔本华以后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对这段经历的体会是：“一般说来，在孩子们从生活原型中了解到生活以前，他们不该从生活的复制品中认识生活的任何方面。因此，不要匆匆忙忙只是将书本放到孩子们的手中。……让他们永远从现实世界里提取概念。”

当旅行结束，17岁的叔本华不得不遵从“君子协定”，按父亲的意志先后在但泽和汉堡的商号里做实习店员，并接受商业业务训练。但叔本华对会

计学、簿记和银行业务丝毫不感兴趣，他常常偷闲读书或沉思。1805年，叔本华家庭发生变故，由于生意受挫以及和叔本华母亲约翰娜心理上的尖锐矛盾，4月20日，父亲海因里希从家中存放杂物的阁楼上跳下身亡。他为家庭的其他三位成员留下了每人两万塔勒的遗产，叔本华也因此得以一生从未受过金钱的制约，而能全身心投入其哲学研究之中。

父亲去世后，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变。母亲约翰娜带着九岁的妹妹移居魏玛，在那里办了一个文艺沙龙。由于她开朗的个性、极高的文艺天赋和不同凡俗的眼光，她顶住了当时名流圈中的诸多压力，在沙龙里接待了出身低微而不容于上流社会的歌德夫人，歌德因此成了她沙龙里的常客。当时不少德国文化名人，包括格林兄弟和施莱格尔兄弟等都曾是她沙龙里的座上客。约翰娜从这时起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不少浪漫且深受欢迎的爱情小说。作曲家舒伯特还曾亲自为她写的诗谱曲。父亲的死使叔本华变得更加孤僻、忧郁和悲观。但是，没有父亲的管束，他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了。尽管如此，他仍在商界煎熬了痛苦而漫长的两年。直到1807年，在母亲的准许和支持下，他终于脱离了囚役般的从商生涯，真正踏上了学术研究之路。他首先进入哥达文科中学学习，后来，一首嘲笑克利斯蒂安·费迪南德·舒尔策的讽刺诗令叔本华极为不满，促使他离开文科中学，迁居魏玛。后来他转入魏玛中学，学习拉丁文、古典语文学、历史和数学等学科。在魏玛，他与作家约翰内斯·丹尼尔·法尔克及剧作家扎哈里亚斯·维尔纳相识并交好。

尽管是母亲约翰娜使叔本华最终走上了学者之路，但他和母亲的关系在父亲死后却日渐紧张。叔本华因父亲“处处关心他的幸福”而深爱着他，他对父亲始终保持着真挚的回忆。由于性格的原因，他对母亲交际花般极不安宁的生活方式极其反感，并认为父亲病重时无人照料，母亲却依旧宴饮娱乐，她应对父亲的死负责。

1809年秋，自魏玛中学毕业后，叔本华进入格廷根大学学习。他第一学期就读于医学系，第二学期转入哲学系。叔本华对物理学、化学、植物学、解剖学、生理学乃至天文学和气象学等自然科学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叔本华的哲学老师是弗里德里希·博特韦克和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策。在舒尔策的指导下，他研读了柏拉图和康德的著作。哲学激起了他的兴致，“神明般的柏拉图”、“奇迹般的康德”使他着迷。自此，他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哲学生涯。

两年后，叔本华离开格廷根大学。对哲学的痴迷使他选择了柏林大学，因为他“期望认识费希特这个真正的哲学家和伟大的天才”，而且柏林大学还有施莱尔马赫、沃尔夫等知名学者，他们强烈地吸引着叔本华。但是，在听了费希特的讲座后，他失望了。他对费希特神秘的巧辩和傲慢的态度表示反感，对费希特的称呼由“才华横溢的人”变为“吹牛者”、“康德的小丑”。他还吹毛求疵地寻找费希特讲课中的错误，并与其辩论。他对施莱尔马赫关于宗教与哲学相互依存的观点也表示反对，认为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学会哲学，而真正具有哲学思维的人则不会是神学家。在哲学上他开始独立思考，另辟路径，力图寻找一条融合康德和柏拉图思想的新出路。

1813年，德国爆发反抗拿破仑一世的解放战争。战火烧到了柏林，而叔本华却无动于衷。他认定自己是一位热爱和平的世界公民，生来就不适用于用拳头，而应用头脑来为人类服务。他离开柏林，经魏玛到远离战火的鲁道尔施塔特。在那里的一家乡村客栈里，他奋笔疾书三个月，内心怀着澎湃的激情，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的写作。该论文奠定了他哲学体系的认识论基础。他将论文就近提交到了耶拿大学哲学系，并于1813年10月18日获得博士学位。

随后，叔本华回到魏玛。在母亲的文艺沙龙里，他结识了许多文化名人，

其中包括伟大的诗人、作家歌德。歌德对青年叔本华的评价是：“看着吧，这个人会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出色。”歌德属叔本华博士论文的第一批读者。他十分欣赏叔本华注重直观的思想，由此两人成为谈话的对手，并结为忘年之交。每当歌德有“适当的庄严情绪”时便想和叔本华会面，与他探讨哲学方面的问题。歌德还委托叔本华研究色彩，而他的研究成果是于1816年发表的论文《论视觉与色彩》。叔本华自己认为这是“有关色彩理论的第一部真正著作”。

叔本华在魏玛住了半年。因为无法忍受必须经常面对母亲同居者的耻辱，他经常嘲讽母亲，母子关系急剧恶化。1814年5月，叔本华与母亲彻底决裂。他离开魏玛，搬到德累斯顿。据说在魏玛的半年中，母子经常唇枪舌战，恶言相向。有一次，母亲拿着叔本华的博士论文对他说：“这大概是给药剂师作包装用的吧？”叔本华则反唇相讥：“即使在堆放杂货的房间里也找不到一本你的作品的时候，人们也会读读它的。”母亲则揶揄道：“你的这些书，即使印出来也会堆放在仓库里。”叔本华被激怒了，他对母亲说：“终有一天，你将会仅仅因为我而被世人记住！”母子俩这番经典的对话后来被证实句句都变成了现实。当时，约翰娜已成为小有名气的德国畅销书作家。甚至在叔本华的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当人们提起叔本华，还常常会说：“那是约翰娜·特罗西纳·叔本华的儿子。”

叔本华在德累斯顿呆了四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收获最大的四年。除了据说他曾与一位出身低微的德累斯顿姑娘发生过一段恋情外，他主要埋头于苦读和研究之中。在弗里德里希·迈耶尔的指导下，叔本华潜心研究了古印度哲学，并醉心于与他思想相近的婆罗门教经典——《吠陀》（优婆尼沙县）。此外，他勤奋著述，坚持不懈，终于用四年时间完成了建立其哲学体系的重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该书分为四部分，其中包括：认识

论、自然哲学、美学和伦理学。1818年3月28日叔本华在给出版商弗里德里希·阿诺尔德·布罗克豪斯的自荐信中写道：“我的著作是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并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体系，因为这不是对某种已有的哲学体系的新的阐发，而是将一系列迄今还未有人想到过的思想最高度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这部著作既绝对不同于新的哲学流派的过于崇尚辞藻的、空泛的、无意义的妄谈，也根本有别于康德以后时代的废话连篇却平淡无味的饶舌。”1819年初，叔本华的这一著作出版，当时受到歌德的热烈赞扬。

从1818年秋季到1819年5月，叔本华都在意大利旅行。他先后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庞贝、米兰、维罗纳等地停留。而在这次旅行途中，他从妹妹处得知，管理着他家全部财产的但泽穆尔银行倒闭了。他立即赶回德国，凭借不可思议的直觉坚持拒绝调解。到1822年，穆尔有了偿还能力，叔本华经济没有蒙受任何损失，而他母亲和妹妹则因同意调解而各损失了四分之三的财产。叔本华对此事的评价是：“一个人可以成为哲学家，但不必因此就是一个蠢人。”

银行倒闭一事使他意识到纯粹“为了哲学生活”的危险性，加之倾注了他全部精力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出版一年多后仅仅售出了一百多本，其余全被当作废纸处理了，而学术界直到1820年才对此书有了第一篇书评。叔本华伤心、愤懑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曾引用别人的话来暗指自己的著作，说这样的著作就好像一面镜子，“当一头蠢驴去照时，你是不可能从镜子里看见天使的”。按他的话，哲学界是想用“沉默法”窒息他这个天才。于是他变本加厉地攻击他的哲学对手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而正是凭借这本书，他向柏林大学提出了做哲学讲师的申请。之所以选择柏林大学，首先因为它当时是德国文化的最高中心，他期望并且相信他的哲学能在那里找到知音，其次是黑格尔在那里执教，他想与之一决高下。

1820年，叔本华被接受为柏林大学的编外讲师。当时正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大受欢迎的时代。然而叔本华却反对这种哲学，并敢于藐视黑格尔等哲学权威。同时，他也对自己的哲学充满自信。他主动向校方提出，把自己一周三次的讲课排在黑格尔授课的同一天同一个时段。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黑格尔的课堂上座无虚席，听课者塞门填户，而叔本华的课堂上却冷冷清清，只有三五个听课者。他开设的第一门、也是唯一一门课程《论整个哲学就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和人的精神的学说》以失败告终。两年后，他不得不怀着怨忿的心情离开了柏林大学的讲坛。他自我解嘲地说：“苏格拉底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又有多高的声誉呢？”

叔本华与黑格尔的对抗实际上是两种哲学倾向之间的较量。叔本华失败了，因为他不属于那个时代。用叔本华自己的话说，他的书是为后人写的。事实也是如此：到了晚年，时代才和他走到了一起，他终于享受到了期待了一生的荣誉。

1822年，郁郁不得志的叔本华再次到意大利旅行。一年后，他回到慕尼黑。这时的他，忍受着右耳失聪和多种病痛的折磨。而母亲约翰娜又在这时剥夺了他对她遗产的继承权。1824年，叔本华到伽施泰因浴场治病，1825年返回柏林。1826年他重返柏林大学再次尝试开设哲学讲座，结果再度失败。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叔本华致力于西班牙语的学习，并翻译了不少西班牙哲学家的作品，但几乎都未能付梓。他前后共在柏林呆了12年，境遇一直不济。他的著作饱受冷遇，哲学讲座听者寥寥，而与其女邻居裁缝玛奎特长达五年的官司最终又使他蒙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因此他痛恨柏林大学，甚至痛恨柏林这座城市，称它是个“土匪窝”。唯一给他灰暗的柏林生活带来生机的，是他和柏林歌剧院合唱队员卡罗琳一段颇久的罗曼史。据说他之所以惹上和女邻居玛奎特的官司，就是因为玛奎特等人在他房间前厅说笑，打扰了

他和卡罗琳分别很长时间后的一次约会。恼怒之下他将女邻居推下楼梯，造成她终身残疾，最终法院判决叔本华必须按季度付给她 15 塔勒的终身补偿。这位女邻居二十年后才终于过世，叔本华特意在账本上注了这样一笔：“老妇死，重负释。”（*obit anus, abit onus*）

1831 年柏林霍乱流行，叔本华迅速逃离了这座城市，也从此永远结束了在大学任教的经历。自 1832 年起，叔本华定居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在这里一直生活了 28 年，过着退休隐居的孤独生活，直至去世。自此，叔本华彻底地沉浸在自己的探索和研究中，他认为生活在书中比生活在人当中更幸福。他反复阅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陆续写了一些对其哲学体系做出补充和解释的作品。他于 1836 年发表了《论自然界中的意志》，1841 年出版了《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1843 年完成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补充篇即第二卷，详细阐述了他在第一卷中的思想。鉴于这本书第一次出版遭受的冷遇，出版商对该书再版发行的热情不高。最后，在叔本华不要稿酬的前提下，布罗克豪斯才勉强同意出版。1844 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出版发行，可这次该书仍未引起任何轰动。自此以后，叔本华穷六年之功，将他多年来撰写的散论文稿进行了一番梳理增删，最后合成两册，冠名《附录和补遗》。1851 年，叔本华的密友及崇拜者弗劳恩施泰特费尽周折，终于说服柏林一家小出版商把这两册著作付梓出版，但印数只有 750 册，而叔本华仅获赠十册作为稿酬。

《附录和补遗》文笔清新流畅，通俗易懂，加之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德国弥漫着的悲观主义情绪，那些曾经在理性之光的引导下为自由和民主激动不已的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所追求的事物背后的虚幻性和欺骗性，失败的阴影为他们带来对悲观的深刻体验。当人们读到此书，终于恍然大悟，叔本华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他们在叔本华先知般的神谕中获得了慰藉。叔本华的形

象也因此一下子高大起来，叔本华热一时席卷了整个德国的中产阶级。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身在法兰克福的那位忧郁孤独的老人。仰慕者从四面八方涌来。然而，这时的叔本华已年近古稀。正如他在这部著作结尾的一首诗中写到的：“此刻的我站在路的尽头，老迈的头颅已无力承受月桂花环。”

叔本华的哲学整整沉寂了三十多年。终于，他像一个从一场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凯旋归来的英雄，一夜之间名噪全欧。各国人士络绎不绝地拜访他，全国的报章杂志也不断地登载他的名字，而他的信徒们则三番五次为他画像、雕像，之后像神明一般供奉在家中，顶礼膜拜。1852年，历史学家艾勒特曼编的《自康德以来的德国思想辩证进程》首次提到了叔本华哲学。1854年，柏林学者尤利乌斯·弗劳恩施泰特编写并发表了《关于叔本华的通信》，后来又于1871年和1873年分别出版了两卷本的《叔本华大辞典》和六卷本的《叔本华全集》。“我的声誉大踏步上升”，叔本华这样自豪地说。多年来受到的冷遇和忍受的无奈与苦涩终于得到了某种补偿。1859年，他在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版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当这本书第一版问世时，我才30岁，而到我看到第三版时却无法早于72岁。对于这一事实，我总算在彼特拉克的名言中找到了安慰，那句话是：‘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我最后毕竟也走到了。在我一生的残年，既看到了自己的影响开始发动，同时又怀着我这影响将合乎‘流传久远和发迹迟晚成正比’这一古老规律的希望，我已心满意足了。”

也许是缘自父亲的遗传，孤僻、忧郁、悲观的情绪深深地渗透了叔本华的性格及其一生的经历。对世界清醒的悲观使他从外部世界退守到自身内部，而他的言行则表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他一生都不得不与孤独寂寞和不被理解为伴，而长时间的孤独生活（不仅是在日常生活中，同时也在思想上）令他常与一种恐惧感为伴，以致他经常将手枪放在枕头下，并且上好膛，一